

随心走笔

· 沈雨随著 ·

目 录

人朴素无假 文朴实无华(代序)	左润明(1)
一瓣心香(前言)	(3)
在各自岗位上演主角	(4)
千姿百态方为美	(5)
无实何能名	(6)
要有吃“狼桃”的胆识	(8)
反常合道为趣	(10)
“不知天高地厚”辩	(12)
由名人想到不名人	(14)
少见何必多怪	(16)
逆向思维与逆向开发	(18)
从看《红高粱》想起的	(20)
重点要横看	(22)
从小脚女人谈起	(24)
但愿是“杞人忧天”	(26)
甜酸苦辣咸	(28)
可怜如此父母心	(30)
大有大的难处	(32)
廉泉·廉石·廉政	(34)
化腐朽为神奇	(36)
十八个农民的手印	(38)
“说教”与“血教”	(41)

愚昧杀人	(42)
在“知识大树”前	(44)
说猫道鼠	(46)
雷锋出国了吗?	(48)
变味的桔子	(50)
假作真时真亦假	(52)
从纸钱想开去	(54)
领导形象与公仆形象	(56)
假如外星人来访	(57)
今朝有酒何须醉	(59)
公仆意识与推事作风	(61)
书中自有乐和趣	(62)
到底听哪个的	(63)
病房联想	(65)
君子之交	(67)
何必“隔一层”?	(69)
一枝一叶总关情	(70)
主旋律絮语	(72)
咬定青山不放松	(74)
情系青山	(76)
声声呼唤	(78)
漫扯“知名度”	(80)
生肖卡的谎言	(82)
笑什么?	(84)
但愿光彩长照神州	(86)
“包装造型过华症”及其他	(88)

多笑一笑吧	(90)
始终如一	(92)
逢羊年讲“羊话”	(94)
是玫瑰总会开花	(96)
心悼	(98)
毕竟东流去	(100)
“周期率”断想	(102)
且话“合理的错误”	(104)
“超常规”思辨	(106)
从“如今天天过小年”说起	(108)
“潘多拉魔盒”的迷惘	(110)
说说“吴敏星现象”	(112)
借罗兰新语一句	(114)
市场上的明枪暗箭	(116)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118)
“跪”考	(120)
街上的黄头发及其他	(122)
如此“末班车”搭不得	(124)
从辫子话积习改革	(126)
笑谈“三国”及其他	(128)
不能忘却历史	(130)
养不教,亲之过	(132)
《漫谈》的漫谈	(133)
教为主,重罚不可少	(134)
“民贵官轻”今说	(135)
还是要大讲修养	(137)

人民·党·个人·····	(138)
朱元璋的文风·····	(139)
不信东风唤不回·····	(141)
诺贝尔奖和中国文字·····	(142)
李润五与王宝森·····	(144)
写在“纪念”之后·····	(145)
“洋”味漫品·····	(147)
这两则新闻说明什么? ·····	(149)
“挂牌”三想·····	(150)
赞“十九点钟的太阳”·····	(151)
历史不是烂泥·····	(152)

人朴素无假 文朴实无华

(代 序)

左润明

老沈是我平生第一位上司,也是我多年一直尊敬和爱戴的长者,因此嘱我为他的评论集写序,我就顾不得够不够资格欣然命笔。

编辑为他人作嫁,总编辑更是如此。老沈是长沙晚报创始人之一,后来当了副总编辑,断续干了二十多年。他一心扑在报纸上,一天 24 小时,除了睡觉,都可在报社办公室里找到他。终日伏案,改稿审稿,自己写的并不多。直到离休后,时间完全属于自己的了,他的写作欲望才像潮水般增长起来。他写评论,也写杂文,日积月累,颇为可观。

文如其人,老沈文章最大特色是朴实。艰苦朴素是长沙晚报社的好传统,老沈又是生活朴素的代表人物。在我的印象里,没有老沈穿漂亮衣服的形象,近些年人们穿西装皮鞋习以为常,我也记不得他什么时候西装革履过一盘。人朴素无假,文朴实无华,这是老沈的一大特点也是最大优势。写文章何必装腔作势?文章立意要新,然后老老实实写下去,把应该说的话写清楚,让人家爱看、看得懂,这就是一篇好文章。老沈正是这样写的,因此,我爱读他的短文,一直爱读,百看不厌。

朴实不等于肤浅,朴实是深刻的基础。朴实的深刻性在于

它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来源于生活。评论的选题不应该是冥思苦想的产物，而应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老沈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深入群众，贴近生活。近些年身体不佳，有时甚至足不出户，但他的心仍贴着时代的脉搏跳动。他订了多种报刊，每天看书读报是他的一大享受。报刊帮了他的大忙，他从那里汲取营养，使自己永远贴近丰富多采的生活。他的评论和杂文选题来自生活，充满时代气息。早些年，学雷锋的空气不浓，存在“三月来，四月走，雷锋叔叔没有户口”的情况。老沈从报刊上看到美国西点军校学员学雷锋的报道，他就引用这个材料，写了一篇切中时弊的杂文，题为《雷锋出国了吗？》。这篇杂文一针见血，耐人深思。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学雷锋的先进典型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重读这篇杂文，仍有回味。

老沈既是长沙晚报的创始人，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他对这张晚报有着朝思暮想的深情。他调离报社到领导机关，当官不恋官，一直怀念这张晚报；离休后笔耕不辍，一篇不给其他报刊，全部投寄长沙晚报，这都反映他一往情深。这里，我谨代表仍在报社工作的同志们，向老沈这样想着恋着晚报的老领导老报人，深情地说一声：谢谢，谢谢！

1996年5月23日

一瓣心香

(前言)

沈雨随



从市委机关工作岗位退下来后，我这个曾在长沙晚报工作26年的老报人，就一心想在有生之年，在晚报《桔洲》副刊上辟个专栏《夜读偶拾》，写点短文，寄托眷恋之情，得到总编辑左润明和副刊部同志的大力支持，如愿以偿。原想每周一篇，因疾病缠身，只能时断时续。后来又为《桔洲》副刊的《随笔》、《洲边浅议》、《洲边絮语》，《星期天专刊》的《天心闲话》、《麓山夜谭》，一版的《星沙夜谈》和其他栏目陆续写了点杂感。些许拙文，略明心志，虽有遵命之作，但无违心之言。时代进步飞速，晚报日新月异。唯望生命不止，笔耕不辍，有益身国，以献余热。值此报庆40周年之际，将最近几年所写短文编辑成册，献上心香一瓣。意在其中，乐亦在其中矣。

1996年5月

在各自岗位上演主角

德国大诗人海涅说得好：“在一切大作家的作品里，根本无所谓配角，每一个人物在他的地位上都是主角。”每个人物都把自己作主角演，整台戏当然就演出色了。试问，只有张生和莺莺小姐演得好，没有红娘出色地穿针引线，《西厢记》能演好吗？演戏如此，其他各项事业何尝不如此。如打仗，前方重要，后方也重要。刘邦项羽交兵，大战 70 次，小战 40 次，刘邦屡屡战败；但由于“后勤部长”萧何尽职尽责，不断向前方输送兵卒粮饷，刘邦虽败而力不竭，垓下最后一战得胜。开庆功会时，刘邦把头功评给“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的萧何。刘邦这一评评得众将惊嗟不已。其实刘邦不失为一个有见识的开国君主，他是在鼓励每个属下在自己岗位上演主角。

当前，共青团组织正领导全市广大青年职工开展岗位成才活动，提出“立足岗位，建功成才”的口号。我看这就是鼓励每个青年在各自岗位上演主角。岗位是企业的细胞，岗位人才是企业的重要人才，岗位是青年成才的主要阵地。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优秀的岗位人才，是推动改革和发展经济的需要。每个青年都热爱本职工作，立足本职岗位，提高思想、文化、技术素质，成为本工种、本专业的“主要演员”，而不要老是挑三拣四，老是埋怨自己是“配角”，“振兴中华”这台戏不就会演得更有声有色么？！

(1988. 2. 6)

千姿百态方为美

晋代“书圣”王羲之书写时被人称颂为“万字不同”。他写《兰亭集序》每有重复之字时，必变化体形。文中“之”字多达二十个，形体上皆避同求异，个个各有姿态，遒媚劲健。这真是懂得造化之美！

世上事物总是千差万别的。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说过：“即使在一棵树上，也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树叶。”现今世界有五十亿人，你能找到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吗？即使是双胞胎，别人看了完全一样，但其母亲一看即能区别。植物界约有竹子 1200 多种，一般人只知道竹是圆的，殊不知四川金佛山的竹却是方的；一般人只知道竹是空心，殊不知四川邛崃山却有实心竹。这种竹如同木材一样，没有一丝空隙。“石沉大海”——人们从来不会怀疑这句话，但不能说凡是石头一定沉入大海。非洲尼日尔出产的一种“洞石”，它的内部百分之七、八十是空洞，这种石头掉进水中不但不沉，而且会浮起，当地渔民就用它造成灵便的小船。

自然界如此千姿百态，人类社会又何尝不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体制上，日本有天皇，英国有女皇，美国叫总统，阿拉伯叫酋长……社会主义社会，方向相同，道路各异，各有各的国情，体制哪能一个模式？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朵花，开在中国这块土壤上，且越来越为国际世界所瞩目，其中不也有这个道理么？

(1988. 2. 13)

无实何能名

一篇回忆谢觉哉晚年生活的文章中提到这么一件往事：1959年，谢老已76岁，仍被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深感这是党和人民对他的最大信任，尽管年事已高，还是满腔热情、不知疲倦地工作。一些好心的医生和同志劝他说：“还是挂个院长名吧，注意多休息。”谢老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这怎么行呀，杀人的批复都盖着我谢觉哉的印章，人杀错了，那些‘冤死鬼’来找我‘算帐’，我怎么得了呀？！”说得大家都笑了。尔后，他就挂名与务实的问题写过一首诗，其中四句是：

名是实之宾，无实何能名。

名在职斯在，失职责不轻。

读罢，觉得这首诗正中时弊。当今要求领导或名人挂名之风颇盛：有次，我碰上一位当官的老同学谈及此事，他说：“兼职挂名的官衔，我自己也不知几十个了！”按理，“顾名”应该“思义”，“名”应该副“实”，可是事不尽然。正象铅笔并不是铅做，锡矿山并不产锡，火焰山并没有火焰，哈密瓜并不产于哈密，阿拉伯数字并不起源于阿拉伯一样，社会上也出现一些“顾名”不能“思义”、“名”不副“实”的现象：有的主编既不主也不编，有的教授既不教书也不授业，理事也多不理事。至于徒务虚名不务实事的现象更不少见了。

怎么办？一是照谢老那样，挂了名就要务实；二是像著名歌唱家郭兰英那样，把虚名全部辞去。据闻郭兰英已把25个

职务连同一级教授都辞了，现只留下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对外友协理事三个职务。

“无实何能名”。我想，这应该成为我们的警句！

(1988. 3. 5)

要有吃“狼桃”的胆识

据《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记载：“维死时见剖，胆如斗大。”至今有“斗大的胆”的说法，大概缘出于此。其实，生理上的胆囊，不过是只能容纳 30 至 60 毫升胆汁的梨状袋子罢了。言某人胆子很大，不是说这人胆囊很大，而是说这人有胆识。

胆和识是辩证的统一：有胆才有识，有识胆更大，但胆是第一位的。西红柿最早长在南美洲森林里，被称作“狼桃”，尽管它色泽娇艳，但人们认为有毒，一直不敢吃它。到了十六世纪，英国俄罗达拉里公爵把它带给伊丽莎白女王当作情人的礼物，称之为“爱情的苹果”。后来把它种在皇家花园，只供观赏。直至十八世纪，法国一位画家抱着献身精神，决心尝试一下。他事先穿好入殓的衣服，吃完“狼桃”后等着见上帝。结果，由这个胆大的画家首先识出西红柿是好吃的东西。凡是第一个开口吃前人不曾吃的东西的人都是了不起的。鲁迅就写过这样一段话：“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

当今我们称颂改革的勇士，就是首先因为他们敢于实践，敢于干前人不曾干的事。第一个敢于开口吃西红柿的人至今传为佳话，第一个敢于搞“包产到户”的人，第一个敢于搞承包或租赁企业的人，更应该在社会主义史上大书特书。今天学习贯彻“十三大”精神，强调把重点放在进一步解放思想。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敢于破除离开生产力标准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大胆放手探索、开拓一切有利于生产

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办法和途径。这是符合人类要生存要发展的规律的。试想：我们干社会主义，如果左怕右怕，唯独不怕束缚生产力，那共产主义不果真是渺茫的事么？

因此，我们今天很需要吃“狼桃”的胆识。但愿不再像把西红柿当作毒果一样，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办法当修正主义毒草来胡批乱批！

(1988. 3. 14)

反常合道为趣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说：“为文以反常合道为趣。”这句话真是先得我心。

“常”，人们不以为奇；“反常”，却合乎道理，确是趣事。可是苏东坡自己见“反常”却闹过笑话：有一年秋，苏东坡拜访王安石，未遇，见王安石书案上有一首咏菊诗，还只写了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苏东坡心想：西风指秋风，黄花就是菊花，秋菊只在枝上枯萎，不会落花满地，便挥笔续诗两句：“秋菊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后来苏东坡到黄州做团练副使时，方知自己错了：当地的菊花秋天纷纷落瓣，满地铺金。王安石做的是“反常合道”的诗，故一直传为文坛趣事。

“反常合道”的事，只要留心，俯拾即是：人的血常是红的，但日本岩手县有个地区的人却反常，血是黑的。猫吃老鼠，这也是小孩皆知的常识，但非洲莫桑比克却有吃猫的老鼠。这种老鼠身上奇臭，嘴有硬壳，轻轻一叫，猫就浑身发抖，瘫倒在地。它就咬破猫的喉管吸血，然后美餐一顿。

看来，有“常”必有“反常”，无“反常”也无所谓“常”。“常”是普遍性、共性，“反常”是特殊性、个性，两者是矛盾又统一的。但人们习惯于“常”，对“反常”却容易大惊小怪。几十年来，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而今却出现私人经济，甚至有的雇工几十、几百人以上。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对此就既惊且怪过，认为“反常”。后来细细一想，这个“反常”却合乎我国

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道”：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人经济、合资企业等等作补充，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使我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又何乐而不可？

从苏东坡错续咏菊诗的小事，联想到今日的改革大事，觉得有一点是相通的：遇事不能搞绝对化，具体情况要作具体分析；对“反常”的事，要多想想、多学学，看是否“合道”，切切不可少见就多怪呵！

(1988. 3. 21)

“不知天高地厚”辩

“哼！这个人狂妄无知，不知天高地厚！”常听有人用这句话批评别人或笑话别人。如果反问一句：“你果真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吗？”你不瞠目结舌才怪呢！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

最近偶翻书籍方知：“目前人类已观察到 30 多个银河系，查清的有 3000 多个星团，能看到的“太阳”有十万亿颗，最远的距地球约有 200 亿光年。一光年为 94605 亿公里，200 亿乘这个数字，这是目前号称万物之灵的人类知道的“天”的高度。地有多厚？你若站在极地，地的厚度是 12714 公里；你若站在赤道，地的厚度是 12757 公里。

翻书时知道天高地厚，关上书本又忘了。即使是大知大识的自然科学家也不一定都记得所有数据。1921 年春，在美国有人故意考爱因斯坦：“你记得声音的速度是多少？”爱因斯坦回答说：“我从来不记在辞典上已经印有的东西，我的记忆力是用来记忆书本上还没有的东西。”这样的回答真妙！如今时兴知识竞赛，有的很能开发智力，启迪思想；有的却靠填鸭式的死背硬记，赛完了也就忘完了，这就大可不必。

人生有涯而知无涯。宇宙之大，原子之微，生命之秘，气功和特异功能之奇，都是个未知数。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对外开放，新学科、新术语、新名词源源输来，真使人应接不暇，眼花缭乱。谁要自称“知识里手”，不碰得头青脸肿才怪哩。不要轻易笑话人，也不要怕人笑话。所谓博学多才，见多识广，只是相